

扮 演

一、 情節大綱

元配郁芬帶著女兒與情婦愛玲分頭趕往汽車賓館捉姦，結果她們撲空了。雙方確信消息可靠，於是決定守株待兔，等先生阿平自投羅網，爲了打發時間，從小一起長大的郁芬與愛玲協議玩角色扮演的遊戲，過往的三角戀情逐一的浮現。

因爲郁芬、愛玲一再的透過扮演的機會挖苦醜化對方，遊戲進展的很不順暢，他們不斷的出戲抱怨彼此的演技太爛。隨後兩個女人的戰場蔓延至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真相因遊戲細節的矛盾拼湊完整，原來當年郁芬並非出於己願跳樓自殺，而是被父親誤推墜樓；慷慨輸血挽救郁芬性命的也非深情的阿平，而是第三者愛玲！

兩個女人終於認清了事實，爲了宣泄與練習如何教訓那個愛情大騙子，她們強迫女兒子萱扮演父親，子萱百般無奈下入戲，在她的世界裡愛玲是當著自己的面與父親苟合的壞女人，母親是任由父親拳腳相向的可憐蟲，甚至是縱容父親對自己洩慾的幫兇。故事結束了，但她們的扮演遊戲永無止境的持續著。

二、 人物介紹

以日常生活洗杯子的經驗作為舉例。假設，在我們的面前分別有紅、黃、綠等，三個不同顏色的透明杯子。首先，它們分別屬於三個單獨存在的個體，同時我們又可任意組合將其兩兩套疊，甚至還可將它們全套在一起，合而為一。我們將戲劇扮演時演員與角色的關係套入上述的舉例中，演員演戲時如同將紅杯（演員）套入黃杯（角色）內，依斯坦尼體系的要求如果技巧夠好的話，觀眾透過劇場幻覺忽視紅杯的存在，將只看見黃杯當我們面「再活一次」；中國戲曲審美要求不同，以兩者並存為準，因為觀眾進劇場常是「聽梅老闆唱貴妃醉酒」；本劇由於扮演遊戲的設定，演員於扮演角色後於情節中必須二度扮演其他的劇中人（綠杯），如飾演元配或情婦的演員必須同時飾演彼此與她們的情人，另外飾演女兒的演員要再飾演父親，並且頻繁的進出穿梭於角色間，加上本劇並沒有第四面牆的設定，演員還可與觀眾直接對話，換言之，紅、黃、綠三杯並存且迅速套疊。

選擇這種新形式的戲劇結構，是為了突顯本劇主題「戲劇與現實生活間的弔詭關係」，例如戲裡情婦孫愛玲遊戲時將元配彭郁芬演成了人老珠黃的黃臉婆，誰能承認自己是棄婦呢？彭玉芬出戲抗議！請問，被摹仿者都不能同意的摹仿還算成功嗎？創作者不論其藝術手段差異，一方面力求真實，一方面又不得承認與真實相距甚遠！

當然，這齣戲的演員是辛苦的，戲劇史上演員為扮演角色而瘋狂的例子中外皆有，更何況三個杯子胡亂的套來套去呢！因此，需要渴望挑戰的演員讓本劇成為完整的藝術創作。

彭郁芬

女，45 歲，詹志平的元配，體態豐腴駐顏有術，散發著總經理夫人的貴氣。某慈善基金會的董事，藉由宗教的力量撫慰因丈夫長年外遇脆弱的心靈。

孫愛玲

女，45 歲，詹志平的情婦，性感嬌媚伶俐自信，典型迷人的熟女。還稱不上資深藝人的中生代女明星。出道近二十年，作品眾多但也從沒大紅大紫過，早年曾摘下金鐘獎后冠，諷刺的是所飾演的還是介入別人幸福家庭的情婦。

詹子萱

女，20 歲，詹志平與彭郁芬的獨生女，成天拿著 DV 探索世界。從小在母親的強迫下四處捉姦。考上了戲劇系卻討厭演戲的她，事後證明她的演技一點也不差。

詹志平

一個在戲裡不斷被扮演卻始終沒有出現在舞台上的角色，至於他的廬山真面目，要觀眾自行拼湊與想像。

三、 場景說明

陳舊俗氣的廉價汽車賓館房間，舞台中上區有台階通往上舞台約略一人高的平台，平台上設有兩張藤椅與小茶几，是供人欣賞落地窗外（天幕投影）的台北市夜景，平台左右兩側貼近翼幕處有不鏽鋼材質的簡易衣架，讓孫愛玲與彭郁芬換裝扮演時使用。平台下方舞台左區有一張彈簧床，右下區是一張雙人絨布沙發，旁邊有一盞亮度不足的立燈，整個房間瀰漫著一股消毒水刺鼻氣味。

由於本劇使用大量的平面及動態的影像素材，劇場需備有投影裝置，天幕既用來點出戲劇時空，同時也是子萱的腦中幻想，因此在劇本寫作體例上動態影像切入時改以電視劇本格式寫作，讓讀者閱讀時方便區隔。

總之，舞台的陳設風格不拘，簡陋也無所謂。因為空地上拿著超級小刀切雜草，摹仿媽媽煮飯的小女孩，不會因為道具的粗糙而壞了她遊戲的興致。

序場

時空設定：現代，台北近郊某汽車賓館

人物：郁芬、愛玲、子萱

（天幕：投影畫面淡入，以下是郁芬母女趕往汽車賓館的途中，子萱用 DV 紀錄下的過程。）

△ 主觀鏡頭，汽車行駛沿途街道雜景

郁芬（OS）：不要拍了啦！媽跟你說，待會看到那個野女人幫你媽打爛她的嘴！
聽到沒？

△ 主觀鏡頭轉向郁芬，她正一邊補粧描口紅，嘴上也沒閒著滔滔不絕的罵著，十分滑稽。

郁芬：不要臉的狐狸精，又約妳爸去開房間，實在是有夠過分！這次要是讓我堵到喔，一定給她好看啦！

△ 郁芬見子萱沒回應，火大動手撥鏡頭

郁芬：跟你說話聽到沒？

△ 主觀鏡頭一陣晃動後，鏡頭轉向，子萱開始自拍

子萱：聽到了啦！我真的很忙耶，不但要幫你撞門、掀棉被，還要忙著拍照存證，現在又要幫你扁人！妳多找些幫手不行嗎？

郁芬：少囉唆啦！運匠，麻煩你開快一點！

△ 計程車加足馬力向前俯衝

（天幕：影片淡出）

（舞台：天真的童音，兒歌《泥娃娃》音樂下）

（天幕：片刻，一張張三五歲天真無邪的孩子玩辦家家酒的照片，隨節奏堆疊而出。他們正陶醉扮演自己的父母）

（舞台：照片持續堆疊時，右下舞台區的光圈下子萱專注的看著 DV 螢幕，忘情的笑了）

（舞台：子萱的 OS 出，音量被刻意的放大、扭曲）

子萱（OS）：亞里斯多德《詩學》第四章：「作為一個整體，詩藝的產生似乎有兩個原因，都與人的天性有關。首先，從孩提時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動物的一個區別就在於人最善於摹仿，並通過摹仿獲得最初的知識。其次，每個人都能從摹仿的過程中得到快感……」

（舞台：音樂驟變！氣氛詭異！）

（天幕：改投影一系列子萱年幼時郁芬帶著她捉姦的照片。內容諸如：街頭母子鬼祟跟蹤、父親與愛玲依偎走入旅館的背影、郁芬子萱激動撞門、入房後兩人衣衫不整郁芬怒搶棉被、郁芬愛玲激烈扭打等等。）

（舞台：捉姦系列照投影同時，郁芬、愛玲，隨音樂節奏緩緩自左右翼幕步出，慢慢的觀眾將發現他們刻意的摹仿著彼此的動作與表情，像是在玩劇場遊戲「照鏡子」似的，隨後他們轉身緩步奔向天幕中投影的自己，兩人的影子被刻意放大，投射於照片之上，最後他們擺出了與照片中激烈扭打一模一樣的姿勢，製造舞台與天幕兩個時空疊合的意象）

（舞台：上舞台區的平台左右兩側各有一個光圈漸亮，圈內陳設著衣架，上頭掛著供他們扮演的衣物；兩人從扭打的姿勢鬆懈下來，各自走向光圈當著觀眾的面依序換裝，郁芬套上了西裝外套，帶起禿頭頭套化身成為她心愛的老公，情婦愛玲套上連身洋裝化身成為大老婆郁芬，兩人定格）

子萱：**（指郁芬）**她！叫彭郁芬也就是我老媽！永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夫人，另外她還有一個很鳥的頭銜「清涼音慈善基金會的常務董事」！

（子萱按下 DV 撥放鍵，天幕投影一張郁芬參加法會身穿袈裟跟著師父誦經的照片）

子萱：你們絕對無法想像一個平時無私無我，奉獻犧牲於大小慈善活動的師姐，可以在一瞬間造那麼多的口業！尤其是當老媽發現老爸又去找她**（指愛玲）**的時候。孫愛玲！我爸的情婦！老爸要我叫她孫阿姨，在我媽面前

我得叫她狐狸精！她是一個既稱不上過氣但也不算『尤』的演藝人員，不過拜最近那些低製作成本的談話性節目走紅的關係，作風大膽樂於自曝八卦的她，通告多到連自己都不敢相信，於是她也就密集的出現在各大頻道間，四處哭訴身為第三者不為人知的苦楚與辛酸！

（子萱再按 DV 撥放鍵，天幕投影一張愛玲參加談話性節目錄影，一把鼻涕一把淚的照片）

子萱：這兩個女人啊，從小一起長大。

（天幕投影愛玲、郁芬，泛黃兒時照片）

子萱：一起讀書！

（天幕投影愛玲、郁芬穿著高中制服配上清湯掛麵的髮型，努力啃書本的模樣）

子萱：後來他們一起考上大學，一起去聯誼！一起認識我老爸！

（天幕投影三人三貼一台野狼一二五的窘狀。因為拍攝角度的關係，看不見男主角阿平的臉）

子萱：**（指著天幕內爸爸的背影）**那個人就是我老爸！你們很好奇我爸帥不帥吧？可惜這張照片看不到他的臉，不過沒關係，你們看我也一樣，因為大家都說我是老爸的翻版，不過你們得發揮一點想像力喔，因為老爸的頭髮少的可憐！他們那時代聯誼超△×△∨的，要玩抽機車鑰匙的遊戲，因為當天少一個男生，所以他們只好共用一個男伴！後來也就共用一個老公，結果就、、、、、

（天幕投影兩人互毆掛彩，鼻青臉腫慘不忍睹的特寫照片）

子萱：狐狸精在場，那我們的男主角哪去了？剛才我跟我媽踹開房門後才發現，

屋間裡居然只有孫愛玲一個人，依照她的說法，她也是接到告密電話才趕來捉姦的！大小老婆見面分外眼紅，經過一場腥風血雨的爭執後，她們協議在這等老爸自投羅網，爲了打發時間，她們竟然決定耍白癡、裝可愛大玩「角色扮演」的遊戲，於是媽就打扮成這怪模怪樣去演爸爸！孫愛玲套上媽的洋裝演她恨之入骨的彭郁芬！這個故事就從這一場本世紀最無厘頭、最白目的 COSPLAY 遊戲開始說起。

(燈光漸暗)

第一場

時空設定：接續上一場，台北近郊某汽車賓館

人物：郁芬、愛玲、子萱

(燈驟亮，此時觀眾才能清晰的看清楚房內的陳設。陳舊俗氣的廉價汽車賓館房間，中上區有台階通往上舞台約略一人高的平台，平台上設有兩張藤椅與小茶几，是供人欣賞落地窗外(天幕投影)的台北市夜景。平台下方舞台左中區有一張彈簧床，右下區是一張雙人絨布沙發，房間瀰漫著一股消毒水刺鼻氣味。)

(郁芬(戴禿頭套身上披著西裝)扮演先生，愛玲(套上郁芬的洋裝)扮演郁芬，雙方準備就緒，隔著茶几分坐於藤椅上。扮演遊戲即將開始，卻絲毫沒有愉快的氣氛，他們怒視著彼此，火藥味十足。片刻，郁芬刻意的壓低嗓子，豪邁的笑了幾聲，她入戲扮演，愛玲不甘示弱加入扮演)

郁芬：郁芬先喝點咖啡！

愛玲：謝謝！

(愛玲端起咖啡，嚐了一口，故作甜蜜狀)

郁芬：郁芬！今晚的一切都是我精心替妳安排的，希望妳會喜歡！你看從這望出去(指向天幕)可以鳥瞰全台北市的夜景！

(郁芬、愛玲看著天幕上的夜景，兩人陶醉的欣賞著)

郁芬：郁芬你看！那是台北一零一！那是新光三越！你來找找我們家在哪？

愛玲：我們家？在哪？在哪？我找不到！

郁芬：往那個方向看看！目標很明顯的。

(郁芬走向愛玲，溫柔的將手搭在愛玲的肩上，這個舉動引發了愛玲的不悅，愛玲原想掙脫，想想放棄，決定還擊)

愛玲：〈故意的〉在哪？我沒看見？我沒看見？(指著另一端)啊！那是美麗華摩天輪！我找到愛玲的家了！(曖昧的)妳老實說，最近妳三天兩頭不回家睡覺，把我一個人孤零零的丟在家裡，是不是都在狐狸精那過夜啊？

郁芬：**（出戲）**孫愛玲，妳！

（愛玲挑眉刻意炫耀著，想激怒郁芬。郁芬深呼吸調整情緒再入戲）

郁芬：喂，這麼浪漫的時刻提那個「沒營養」的女人幹麻？多掃興啊！

愛玲：**（出戲）**妳！

（郁芬得意同樣挑眉還擊，愛玲負氣繼續入戲扮演）

愛玲：阿平！我們有好幾年沒有像這樣一起約會看夜景了吧！

郁芬：啊？是啊，是啊，平常公司裡煩人的事情特別多！無意間也就把你冷落了，妳放心，以後我們一個禮拜最少約會一次，孩子也大了，我們是該再重溫年輕時的兩人世界甜蜜時光。

愛玲：**（吃味）**啊！一個禮拜才約會「一」次喔！比起來「愛玲」可幸運多了！這個星期他已經和你一起吃過「兩」頓晚飯，看了「三」場電影了呢！對了！對了！這個星期六、星期天，你們不是約好飛去香港吃大閘蟹嗎？一星期才約會一次啊，實在是太不公平了啦！

郁芬：**（負氣）**我這個禮拜沒空！我和妳約好了要出門，妳忘了嗎？

愛玲：**（緊張）**出門？上哪去啊？

郁芬：**（思索著）**啊！上哪去？

愛玲：妳說啊！妳說啊！妳給我說清楚，到底要上哪去？

郁芬：奇怪了！明明是「妳」彭、郁、芬，約我出門的！妳問我要上哪去？

愛玲：我？**（出戲）**我哪知道妳要帶阿平去哪啊？

郁芬：**（出戲）**妳怎麼會不知道？妳現在演誰啊？

愛玲：演妳啊！

郁芬：我是誰？我不是彭郁芬嗎？

（愛玲愣住，啞口無言，郁芬索性將頭套扯掉，現場靜默片刻）

（一旁無趣的子萱嘆了口氣）

子萱：嘻！兩個無聊透頂的女人！走了啦，媽！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郁芬：等到妳老爸出現，把話給我說清楚！

子萱：那爸要是不出現呢？

愛玲：那我們就等到她出現為止！

子萱：我現在要幹麻啊？接著看你們玩 COSPLAY 嗎？

愛玲：怎麼樣？還敢玩嗎？

郁芬：玩就玩！怕妳不成！

（郁芬又戴上頭套，兩人再度入戲）

子萱：嘿！嘿！妳們兩個、、、、、、

（子萱放棄，繼續欣賞這齣無聊透頂的戲）

郁芬：算了！這種那麼難看的夜景沒什麼好看的！郁芬我們下去好好聊聊！

愛玲：好啊！

（郁芬挽著愛玲走下台階，坐到絨布沙發上，兩人入戲虛偽的笑著）

愛玲：阿平！既然你這個週末不陪那個野女人去香港了，我們來計畫一下我們要去哪去渡假？

郁芬：好啊！好啊！想吃大閘蟹台灣吃不到嗎？再說，陪那種沒格調、沒品味的
女人出國實在太煞風景！

郁芬：那我們要去哪好呢？墾丁！你說怎麼樣？

愛玲：墾丁！不好吧！我這一身肥滋滋的贅肉，在南灣沙灘上晃來晃去，你說多
嚇人啊？海邊不是我這種身材走樣的棄婦去的地方，海邊是孫愛玲那種身
材火辣勻稱，保養有術的美女去的！

郁芬：**（出戲）**孫愛玲！妳！**（入戲）**那去杉林溪！那是我們相識定情的地方？

愛玲：那也是你和愛玲相識定情的地方！那次聯誼她也去了，我們還三貼共乘一
部機車，結果半路還爆胎，你忘了嗎？

郁芬：就是因為有那個死肥婆！大屁股把輪胎給壓爆了！害得我們推車回家！

愛玲：**〈出戲〉**你把話給我說清楚誰是死肥婆？

郁芬：**〈出戲〉**當然是你啊！死肥婆！大屁股！懷疑嗎？

愛玲：好！妳給我記住！

（愛玲深呼吸，再度入戲企圖再掀戰火）

愛玲：所以我說杉林溪不是什麼約會的好地方，還是換個地方吧！要是一不小心
讓那個野女人知道了，說不定她還會來個不期而遇，到時候場面有多尷尬
啊？

郁芬：「她」敢來湊熱鬧，我就打斷她的狗腿！

愛玲：你敢不跟她一起去香港，你就不怕「她」打斷妳的狗腿！我看啊！你還是

乖乖跟著我上山找師父，陪著師兄師姐、和尚尼姑一塊誦經祈福吃齋唸佛吧！

郁芬：**（出戲）**孫愛玲！做人不能太過分喔！

愛玲：怎麼？不喜歡？那我們去臭氣沖天，到處爬滿蟑螂老鼠的垃圾場裡揀鋁罐？要不到安養院去幫植物人擦澡也可以、、、、、、

郁芬：**（出戲）**孫愛玲！我什麼時候強迫阿平跟我去作那些善事！

愛玲：**（出戲）**是啊！你沒有強迫，只有威脅！別以為我不知道，阿平全都向我抱怨過了。

郁芬：他跟妳說什麼？

愛玲：他說你大半夜的發神經不讓人睡覺，硬拖著他去太平間站在屍體旁念經，嚇的他一整個月都睡不著覺！

郁芬：能夠幫往生者助唸是多大的功德你知道嗎？

愛玲：好不容易放兩天假，妳讓他好好休息，才是最大的功德！你知道阿平在辦公室裡壓力有多大？她需要的是徹底的放鬆，懂嗎？

郁芬：公司裡的事我會不清楚？底下那麼多部署任他使喚，他只需要蓋蓋章、簽簽字，能有多大壓力？

愛玲：他最大壓力就來自於妳這位千金大小姐，公司上上下下誰不知道他是董事長的女婿！誰不知道他只是你們彭家的傀儡？連警衛都笑他這個總經理是幹假的！

（郁芬無力反擊了，扯下頭套，眼淚不聽使喚的往下流）

愛玲：又來了！每次吵架就只會哭哭啼啼的在那裝可憐搏取同情！

郁芬：我沒有裝可憐！我沒有！沒有！

愛玲：少來了！妳別以為妳在我背後做了什麼好事我不知道！

郁芬：我做了什麼？

愛玲：我枕頭套裡那些亂七八糟的符是怎麼回事？

郁芬：我！

（郁芬啞口無言，眼神閃爍著，默認了）

子萱：媽！你真的跑到她家放符咒喔？你是電視新聞看太多囉！狐狸**（改口）**孫

阿姨，妳沒事吧！

愛玲：當然沒事！要不然我還能好端端的站在這嗎？我看一定是山上那群江湖術士給你出的歪點子吧！

郁芬：放符咒不關師父的事。

子萱：那你那些符是哪來的？

郁芬：**（吞吞吐吐）**是我看自己看分類廣告買來的。

愛玲：我看你啊是碰上詐騙集團了！彭郁芬！我說你好歹也是個大學畢業生，怎麼那麼沒常識去相信那些怪力亂神的東西？

郁芬：是！我沒常識！我沒水準！但是只要是能讓你不要再陰魂不散纏著阿平，多可笑的事我都願意去做。

愛玲：請修正妳的用詞，搞清楚是阿平離不開我，不是我纏著他不放，OK！

郁芬：好啊！搶人家老公的騷貨還理直氣壯的啊！我今天不打爛妳的臭嘴本小姐就不姓彭！

（郁芬順手操起床邊的立燈當武器，做勢要打，愛玲不甘示弱拿起花瓶對峙著）

愛玲：來啊！妳以為我怕妳啊？來啊！

郁芬：子萱！愣在那幹麻，還不幫你媽打這個狐狸精！

子萱：啊！媽！說好的這只不過是為了等爸爸，一邊打發時間的遊戲，何必那麼認真啊？你很沒風度耶！

愛玲：聽到沒有！你女兒都嫌你沒品！

（子萱一臉為難）

郁芬：你不動手是不是？媽自己來！

（郁芬氣不過真的動手，緊要關頭子萱的手機響了）

子萱：停！

（雙方停手，子萱接電話）

郁芬：是你爸？問他死到哪去了？

愛玲：他人在哪？

（片刻，子萱掛上電話）

子萱：催繳通知啦，爸又忘了幫我繳電話費了！

（郁芬、愛玲像洩氣的皮球各自退開，或許經過這一場胡鬧，兩人也都累了！郁

芬坐到床沿上喘著大氣，愛玲索性慵懶的躺到沙發以上，點上一根涼煙，他看了看郁芬，將煙遞給郁芬，郁芬並沒有接)

郁芬：早就戒！你自己抽吧！

子萱：媽，你會抽煙喔？我怎麼不知道？

郁芬：還不是那時候你爸跟她藕斷絲連的，媽心情不好才、、、、小孩子問那麼多幹麻？

(愛玲抽了一口煙，心情舒緩多了)

(隔壁突然傳來一陣曖昧的呻吟，三個女人尷尬極了)

愛玲：仔細想想我們還真無聊，三個女人居然在汽車賓館裡開房間玩這種無趣的遊戲。

郁芬：無趣？還好吧！至少玩起來還挺開心的。

愛玲：妳說到重點了！我們都透過這場遊戲抒發自己的情感，但剛才我們演的內容很真實嗎？還是很虛假呢？比方說，剛才妳演的阿平，除了髮型很傳神外，其餘的一點也不像他，現實的阿平迷人多了，否則我們倆也不會爲了他爭的死去活來的，不是嗎！

郁芬：你演的我也不像我！甚至連頭髮都不像！

愛玲：我同意！我演的是不像，甚至有刻意醜化的嫌疑。雖然當場批評金鐘獎影后的演技爛有些太直接了，不過我完全同意妳的指正。

郁芬：拜託！妳別忘了，得獎的那部連續劇妳演的是情婦而不是元配！

(郁芬一臉得意)

愛玲：你不要誤會，我並不想激怒妳，我指的是一種感覺，一種我說不上來，很奇怪的感覺。

郁芬：妳發神病啊，講話顛三倒四的？

愛玲：你想，我們都承認自己剛才演的很爛對不對？

郁芬：很爛？

愛玲：我指的是很不像，很假。

郁芬：然後呢？

愛玲：這就很矛盾啦！我們既然知道不真實，卻還演的那麼起勁，那麼過癮，我

們到底在幹麻？

(郁芬一臉茫然)

愛玲：你還是不懂？就比如你自己都覺得不像阿平，你還要帶那個可笑的頭套？

既然承認這齣戲很虛假，卻還要力求真實！你不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嗎？

(郁芬想了許久)

郁芬：妳的意思是怪我演的很爛喔？

(顯然郁芬還是不懂，愛玲放棄了)

愛玲：算了！我們換個話題！

(突然子萱突兀的拍手)

子萱：哇賽！孫阿姨！妳剛才講的比我們系上那些不知所云的教授好多了，太屌了！

愛玲：**(興奮)** 妳聽懂了？妳聽懂了！

子萱：懂了！懂了！妳剛剛指的是演員與角色之間弔詭的關係對吧！

愛玲：妳形容的很準確！演員與角色之間弔詭的關係，說的太棒了！

子萱：我不喜歡上表演課就是這個原因，明明就是我自己，還要逼我去相信我自己是另一個人，弄得跟（台語）起乩，還是鬼上身一樣，難受死了！

愛玲：你很難受嗎？平常我還蠻享受那種過程的，只是今天我不太想。

子萱：如果我的「表演方法」是你教的話，我就不會被當掉了！孫阿姨，妳不知道我們系上的教授超瞎，自己講的不清楚還怪我不心靜不下來。

(子萱愛玲熱絡的態度，引來郁芬的不悅)

郁芬：夠了沒啊！你們很熟嗎？怎麼有那麼多話好聊啊！

(子萱膽怯的後退了幾步)

郁芬：愛玲！我想妳今天來的目的，也不是這麼熱心的幫我女兒上表演課吧？我不想浪費時間，坦白告訴妳，我實在是恨透了成天跟妳在那諜對諜的生活方式！妳也知道，我有嚴重的躁鬱症。

愛玲：所以呢？我就必須把阿平讓給你？現在這個世界沒有躁鬱症的才是異類！

郁芬：我上個禮拜才吞了兩百顆安眠藥，不相信妳可以問子萱。

愛玲：又來了！妳能不能換點新把戲，別老是想拿死來綁架所有的人！

郁芬：相信我，我是真的很痛苦，我沒有威脅任何人的意思！

愛玲：還說沒有！當初要不是妳以死威脅阿平，阿平娶的人會是妳嗎？是嗎？

（郁芬近似歇斯底里的反駁）

郁芬：妳要我說幾次？我沒有威脅阿平！沒有！

（郁芬、愛玲兩人對峙著，定格）

子萱：好了，這兩個女人又要開始翻舊帳了！她們指的是一段老掉牙的往事，話說二十多年前台北市某棟大樓天台上，當天的天氣陰雨綿綿、、、、、

（舞台區燈漸暗，郁芬、愛玲分別走回上舞台區衣架旁換裝，郁芬改換下述影片中愛玲的服飾；愛玲則戴上禿頭套換成影像內阿平的服飾，替下一段角色扮演預作準備。他們換裝時觀眾可見兩人剪影，並與影片同時進行）

（天幕：投影影像，以下是十八年前兩人相約於郁芬家頂樓天台的談判內容，拍攝時服飾及角色造型皆須以十八年前的風格為原則，畫質宜泛黃陳舊）

△ 影像逐漸清晰，空曠的大樓天台，天空灰朦朦的飄著雨絲

△ 年輕的郁芬與愛玲相隔數步之遙對望著

△ 愛玲的臉上佈滿雨水，一陣風襲來，吹亂了她的長髮顯得有些狼狽

愛玲：阿平呢？怎麼沒來？

郁芬：不知道，我也在等他。

△ 雙方靜默片刻，風持續呼呼的吹著

郁芬：愛玲，恭喜妳！這是妳的機票和入學通知單。

△ 愛玲皺起眉頭

郁芬：妳不是一直想到美國讀書嗎？手續我都幫你辦妥了！妳只需要到在台協會辦理簽證就可以成行了。

△ 愛玲冷漠的看著郁芬，郁芬箭步上前將信封塞到愛玲手中

郁芬：收下吧愛玲！我已經跟我爸說好了，他會負責妳在美國的一切開銷。

愛玲：這算什麼？分手費還是遮羞費？

郁芬：妳不要這麼固執，妳算一算妳得兼多少家教才能籌到這些錢？收下這筆錢妳馬上就能飛到美國實現妳的梦想！

愛玲：不可能！我不能這麼做。

△ 郁芬見愛玲堅持，牽起愛玲的手

郁芬：（哀求）愛玲，妳聽我說！從小妳就比我獨立有自信，往後妳要遇上比阿平好上千萬倍的男人太容易了。而我，除了阿平之外什麼也沒有了！妳到美國去過妳的新生活，把阿平讓給我吧！

愛玲：難道我們就不能把結果，交給阿平自己去選擇嗎？

△ 郁芬絕望的啜泣著

愛玲：拿回去吧！這筆錢我不能要！

△ 郁芬並沒有接回信封，片刻，愛玲鬆手，信封飄落在地上

△ 愛玲轉身離開

郁芬：愛玲！

△ 愛玲停下腳步，不忍回頭，用餘光看著郁芬

愛玲：讓阿平決定吧！我回家去等消息！

△ 愛玲跨步離開

郁芬：愛玲！愛玲！

△ 愛玲加快腳步，走遠

△ 絕望的郁芬望著被雨水打溼的信封，有了決定。

郁芬：好！我成全你們！我成全你們！

△ 郁芬緩緩的走向圍牆邊，頭往外望

△ 主觀鏡頭，大樓底車水馬龍，如萬丈深淵讓人不寒而慄

△ 畫面淡出，救護車警笛聲大作

△ 跳鏡頭，醫院急診室外，屋簷下阿平背對著鏡頭，他來回踱步，焦躁的抽著煙

△ 阿平將煙踩熄，特寫一地的煙頭

△ 愛玲入鏡，伸手拍了阿平的肩膀

△ 畫面定格

（舞台：換完裝的郁芬（扮演愛玲）、愛玲（扮演阿平），迅速的擺出與螢幕畫面一模一樣的姿勢，影片時空與舞台時空再度相融）

（舞台燈亮）

（郁芬拍愛玲肩膀，愛玲回頭）

愛玲：愛玲，妳來了！

郁芬：郁芬怎麼樣了？

愛玲：醫生正在搶救當中，還沒有脫離險境。

郁芬：她怎麼會這麼傻！

子萱：（大喊）等一下！等一下！

（兩人從戲裡鬆懈下來）

愛玲：怎樣啦？

子萱：你們這樣跳太快了（指觀眾）觀眾會看不懂啦！（對觀眾）事情是這樣的，因為爸爸始終沒有出現，她們決定繼續玩角色扮演的遊戲，不過呢，這次孫愛玲演的是我老爸，我媽去演她最討厭的狐狸精，這樣你們懂嗎？

愛玲：廢話連篇，觀眾沒那麼笨啦！

郁芬：大人演戲，小孩插什麼嘴啊！

子萱：對不起！對不起！你們繼續、繼續。

（愛玲入戲焦躁不安，片刻，兩人都不開口，郁芬一臉茫然）

郁芬：（笑場）演到哪？我忘了！

愛玲：（出戲）喔！怎麼那麼笨啊！

郁芬：不要這樣，我又不是專業演員。

愛玲：算了，不怪妳，看著另一個人叫自己的名字是有些不習慣。演到妳趕到醫院，不對，是「我」趕到醫院，然後「我」問「妳」郁芬怎麼樣了？唉！又錯了，應該是「我」問「阿平」郁芬怎麼樣了！反正，妳演的是愛玲，我是阿平！妳懂了，對吧？

郁芬：（不耐煩）懂啦！懂啦！

（兩人入戲繼續扮演）

郁芬：郁芬怎麼樣了？

愛玲：醫生正在搶救當中，還沒有脫離險境。

郁芬：她怎麼會這麼傻！

（雙方陷入愁雲慘霧中，兩人焦急來回交錯踱步，隨著交錯次數的累積，氣氛越來越尷尬，始終沒有人願意接辭，顯然又出錯了。終於，愛玲憋不住了，拼命嘟嘴示意郁芬要接戲，但郁芬並不領情，反而好奇看著愛玲的怪表情）

郁芬：（出戲）幹麻？妳嘴巴痛喔？

愛玲：妳才嘴巴痛！該妳說話了啊！

郁芬：該我說話？說什麼話？

愛玲：妳應該說：「阿平！好好照顧郁芬！祝你們幸福！」然後痛哭流涕（**啜泣著**），懂嗎？

（郁芬一臉懷疑）

愛玲：妳不相信喔？

郁芬：我傷的那麼重，妳高興都來不及吧？

愛玲：真的啦！妳當時在急診室裡睡的像死豬一樣，妳不知道當時的情況。

（郁芬顯然還是半信半疑，勉強的入戲配合）

郁芬：**（心不甘情不願）**阿平！好好照顧郁芬！祝你們幸福！

（愛玲（飾阿平）突然激動的緊抱著郁芬（飾愛玲）的大腿不放，苦苦哀求著）

愛玲：愛玲！愛玲！你不能走！你不能走！我愛的是妳不是郁芬！我怎麼會娶那隻老母豬！

（郁芬氣憤一腳踹開愛玲）

郁芬：妳放屁！阿平才不會說這種話呢！

愛玲：真的啦！我發誓我說的都是真的！好啦，我承認，除了最後一句老母豬是我自己加的以外，其他全部都是事實。

郁芬：才怪，阿平對我說，是他叫妳滾蛋，妳死也不肯，然後妳抱著阿平的大腿不放！

（郁芬反過頭來激動抱著愛玲的大腿）

郁芬：阿平！阿平！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愛的是我不是郁芬！你怎麼能娶那隻老母豬！

（兩人再度定格）

子萱：看來她們兩人對這段二十年前的往事有很大認知上的差異，不過後來他們接受了我的建議，既然在我媽急救的同時，老爸與孫阿姨曾經有過接觸是雙方都承認的共識，至於那隻老母豬指的是誰就交由兩人各自去解釋，暫且稱爲「一段戀情各自表述」！兩位請繼續，後來呢？後來發生什麼事？

愛玲：然後突然有一位護士小姐跑過來說。

子萱：說什麼？

愛玲：護士小姐說，血庫的 O 型血已經用光了，她讓我們趕快去買血，否則郁芬就沒救了。

（郁芬、愛玲迅速的自然入戲）

郁芬：啊！這一時之間要我們去哪買血呢？

愛玲：愛玲，妳和郁芬都是 O 型的，妳救救郁芬吧！

（郁芬一臉懷疑）

郁芬：是妳！

愛玲：**（出戲）**妳又演錯了啦！我當時沒有任何遲疑就跟著護士去抽血了！

郁芬：妳太誇張了，阿平明明告訴我是他輸血救我的？

愛玲：妳有點常識好不好，阿平是 AB 型他的血能輸給妳嗎？

（事實擺在眼前，郁芬啞口無言）

子萱：看來這回她**（指愛玲）**說的才是實話！

郁芬：詹志平，你竟然騙了我整整十八年！沒事還老拿這件事當作要我原諒你的藉口，什麼「妳身體裏流著我愛的鮮血！」你這個殺千刀的王八蛋！

愛玲：妳看吧！所以我說妳演的我一點也不像我，事實的我遠比妳想像的善良的多。

郁芬：妳不必在那冷言冷語，妳如果真的善良的話，就不該在我跟阿平結婚之後還跟他糾纏不清！

愛玲：我的遭遇並不會比妳幸運，當時我一個人到美國舉目無親，兩個月後阿平到美國求我跟他回去，要不是我發現我**（猶豫）**我懷孕了我也不會回來！

子萱：不會吧！弄了半天我不是獨生女喔，是弟弟還是妹妹啊？

愛玲：妳別搞錯，我懷孕比妳媽要早的多！

子萱：啊！原來我才是別人的妹妹！

郁芬：別聽她胡說，妳爸說她根本沒有懷孕！

愛玲：我沒有胡說！

郁芬：那孩子呢？

愛玲：回來之後不到一個星期就流掉了！

郁芬：那就是死無對証囉！阿平說是妳騙他妳已經懷孕了，他才答應讓妳回國的。

子萱：第二個「一段愛情各自表述」出現了！

愛玲：我沒有必要爲了挽回這段感情撒這些謊吧？只有輸家才要使那些見不得人的手段？

郁芬：誰使手段？誰是輸家！風風光光穿著白紗禮服走入結婚禮堂的是我彭郁芬，不是妳孫愛玲。

愛玲：阿平和妳步入禮堂時的心情不是喜悅，是同情，是無奈，妳所謂風風光光的結婚儀式根本是用一場精心設計的跳樓鬧劇騙來的獎賞。

（郁芬極度不耐煩）

郁芬：我沒有跳樓！沒有！

愛玲：妳沒跳樓躺在加護病房的是誰？請問面對著病危通知書，阿平能告訴妳，他選的是我不是妳嗎？

郁芬：事情根本不是你想像的那樣，那天我站在天台的女兒牆上，正當我猶豫徬徨的時候，阿平終於出現了，我逼著他給我一個答案！結果就、、、、

（郁芬突然激動的搶過愛玲的頭套，順勢戴到自己的頭上，硬拉著愛玲跑向上舞台區的平台，模擬當時天台圍牆邊的實況，他們的方位向下跳，正好是彈簧床的位置，郁芬入戲扮演阿平）

郁芬：郁芬！妳爲什麼不相信我愛的是妳呢？難道我先前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假的嗎？既然妳不相信我對妳是真心的，那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我死給你看、、、、啊！

（郁芬踩在牆邊，一時失去重心，跌落在彈簧床上，這一下摔的不輕，四腳朝天。愛玲站著發愣，沒找到頭緒）

郁芬：唉唷！唉唷！唉唷！妳幹麻不拉住我啊？

愛玲：我拉住妳！等等！妳剛剛演的是阿平？

郁芬：廢話！不然我戴頭套幹麻！

愛玲：妳是說墜樓的是阿平？

郁芬：沒錯！

愛玲：那怎麼會？

（愛玲百思不得其解）

子萱：哇塞！這太勁暴了，跳樓的是老爸！

愛玲：後來呢？後來發生什麼事？

郁芬：後來阿平就活活讓妳給摔死了！

愛玲：我！

郁芬：妳得及時拉住我，不對，是拉住阿平！

子萱：拉他一把，再演一次。

（愛玲迅速扶起郁芬，兩人又回到平台上，入戲）

郁芬：郁芬！妳爲什麼不相信我愛的是妳呢？難道我先前所付出的一切都是都是假的嗎？既然妳不相信我對妳是真心的，那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我死給妳看、、、、、、啊！

（郁芬過度激動，失去重心，跌落牆外）

愛玲：阿平不要！

（瞬間，愛玲拉住郁芬）

郁芬：郁芬！救我！救我！我不想死啊！

（郁芬的雙腿在牆外奮力的掙扎著）

愛玲：阿平！阿平別怕，我抓住你了，我抓住妳。

（終於，在愛玲的幫忙下郁芬連滾帶爬的回到平台上，兩人緊張的喘著）

郁芬：我的媽啊！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未料，郁芬一翻身，撞了愛玲一下）

愛玲：啊、、、、、、

（愛玲跌落平台，摔的比郁芬還慘）

郁芬：郁芬！

（現場靜默許久）

（郁芬看著躺在床上的愛玲，心生憐憫，上前關心）

郁芬：喂！喂！你還好吧？

（愛玲這才哭出聲來，漸漸的哭泣聲越來越悲慘，之前的伶俐全消失了，像個洋娃娃被搶走的三歲小女孩）

郁芬：對不起啦！到今天才把實情告訴你？

愛玲：虧我們姊妹一場，妳幹麻不早說啦！

郁芬：是阿平要我幫他保守這個秘密的，他說真相如果傳出去的話，他會很沒面

子的！

子萱：後來孫阿姨一方面自責，一方面擔心妳又做傻事，所以就去了美國！

郁芬：他到美國之前我們根本沒機會碰面。當我轉到普通病房的時候，妳爸跟我說她已經決定去美國的消息，當時妳爸還說他很擔心她獨自一個人出國，生活費可能沒有著落，所以我趕緊把妳外公準備的支票交給你爸，讓他轉交給她。

（原本不說話的愛玲緊張的站了起來）

愛玲：我根本沒見過什麼支票？我在美國的生活費是在餐廳洗盤子賺來的，我從來也沒拿過你們家的錢！

郁芬：那就怪了，支票明明很快就兌現了。**（思索片刻）**啊！那輛賓士！

愛玲：什麼？

郁芬：**（洩氣）**我出院的時候，阿平開了一輛全新的賓士敞篷跑車來接我。

（真相大白，愛玲郁芬顯然難以接受，極度沮喪，兩人定格）

子萱：好了！我想不需要再多作解釋，事實已經非常明顯。他們之間的這段三角戀情沒有任何的解讀空間，真相只有一個，她們倆碰上了滿嘴花言巧語的愛情金光黨！於是，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內，情況有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這兩個水火不容的女人居然開始大和解！起初她們一人一句把爸爸批評的一無是處，接著甚至是強迫我飾演爸爸，讓他們發泄練習如何痛扁那個愛情大騙子。

（郁芬突然拿著禿頭套遞給子萱）

子萱：媽，妳幹麻？

郁芬：換妳演爸爸了！

子萱：我？你們玩吧，我沒興趣？

愛玲：憑什麼從戲一開始我跟你媽演的汗流浹背都快暴斃虛脫了，妳只需要在那看戲，講風涼話？

郁芬：沒錯！輕輕鬆鬆唸幾句 OS 就想領演出費，天底下有這麼便宜的事嗎？

愛玲：把頭套戴上！

子萱：我不要啦！

郁芬：戴好！

子萱：我不要玩啦！

（郁芬、愛玲逼上，想強迫子萱戴上頭套，子萱四處閃躲）

子萱：妳們不要衝動！我不能演！我真的不能演！我演了，喜劇就變成悲劇了
啦！

愛玲：這輪不到妳操心，是喜劇還是悲劇讓觀眾自己決定。快演！

（愛玲抓住子萱，郁芬硬將頭套套在子萱頭頂）

子萱：都說了我不想玩了！

愛玲：郁芬，我先來，看我怎麼修理這個殺千刀的！

郁芬：好，愛玲加油！

愛玲：快點開始吧。

（愛玲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子萱：開始？妳總得給我一些情境的提示，這樣沒頭沒尾的我不會演。

愛玲：情境？隨便，這是我家？妳爸厚著臉皮來找我。

（愛玲迅速入戲躺到沙發上一臉不悅，焦躁的拿起遙控器隨意的轉台，演技頗為自然。子萱仍猶豫該不該入戲配合，片刻，郁芬失去耐性推了子萱一把）

郁芬：演啊！妳幹麻？

（子萱嘆了一口氣，無奈入戲飾演阿平。她退到一旁，開鎖推開虛擬的門，鬼祟的走入，翻身發現愛玲正瞪著自己，一臉膽怯）

子萱：愛玲。

（愛玲冷眼看子萱，子萱故作鎮定，堆起笑臉）

子萱：還沒睡啊？餓了嗎？我去幫妳煮宵夜？

（愛玲還是同樣的表情沒有回應）

子萱：**（試探）**生氣了？小寶貝？

（片刻，愛玲憋著氣，緩緩的起身舉起手臂，顫抖著）

愛玲：你！你！

（眼看愛玲的巴掌就要揮下，子萱應聲跪下，雙手捏著自己的耳垂，一臉無辜的看著愛玲裝可憐）

子萱：愛玲！我錯了！

（愛玲盯著子萱，幾度想狠心想動手，終究還是下不了手放棄出戲）

愛玲：**（出戲）**媽的！好賤喔！

郁芬：妳幹麻不動手啊？火辣辣的給她一巴掌！

愛玲：太賤了！實在太像了，妳女兒跟阿平根本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子萱：**（出戲）**他是我爸當然像。

愛玲：她的神韻真的太像了，尤其是裝無辜的表情，不信你自己看。

（愛玲拖著子萱到郁芬身旁，郁芬看著子萱）

子萱：像不好嗎？像打了才過癮不是嗎？

愛玲：這麼像我、我、我、
、
、
、
、
、

郁芬：打不下手？

愛玲：不是，我演不下去！

郁芬：那還不是一樣啊！

（愛玲懊惱的坐回沙發上，痛苦的抱著自己的頭喃喃自語）

愛玲：怎麼會那麼像，怎麼會這麼像、
、
、
、
、
、

郁芬：演的像也嫌，不像也嫌，妳到底想不想玩啊？

（愛玲根本沒聽見，依舊持續痛苦喃喃自語）

子萱：不要勉強她，或許是太寫實了，她無法面對那麼殘酷的阿平與自己。

愛玲：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一點也不真實，那只是妳杜撰的想像。

（子萱被激怒了）

子萱：杜撰？妳是說我瞎掰嗎？再往下演，當著我媽的面再往下演，妳就知道我
是不是瞎掰！

愛玲：不要！我不要！

子萱：很難演嗎？大影后，我幫妳忙，我帶妳入戲。

（子萱粗暴的拉起愛玲，深情款款的看著她，子萱入戲，愛玲被動的配合著）

子萱：**（挑逗）**接著我就該親親妳的小嘴，記著！別那麼快讓我得逞，妳要閃躲
要反抗，不過那只是挑起情慾的前戲，很快的我們狂野扒掉對方的衣服！

（愛玲激動的推開子萱，出戲。不過子萱仍在戲裡）

愛玲：妳幹麻！

子萱：還沒等到我們躺到床上，我們早就赤裸裸的坦承相見了呢！

（子萱將愛玲推倒在床上，終於她停手了，邪氣且放肆的笑著）

愛玲：神經病！神經病！妳有神經病！

子萱：**（出戲）**妳不用這麼看著我，所有的過程我演的一清二楚，妳敢說不像嗎？

妳不覺得我的演技一點也不比金鐘獎影后差？

（愛玲無言以對，片刻）

郁芬：**（緊張）**你們現在在演戲嗎？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嗎？**（對子萱）**妳怎麼知道這些細節？怎麼知道的？說話啊！子萱！

子萱：那年妳到日本去旅遊，爸把我帶到孫阿姨家去住了幾天，他們以為我睡著了，其實我清醒的很，睜著雙眼看著另一個女人和爸爸上床。**（嘶吼）**當時我只有七歲！

（子萱再也克制不了，崩潰的哭著）

郁芬：你們居然當著孩子的面、、、、、孫愛玲！

（郁芬發狂似打著愛玲，愛玲默默的受著）

愛玲：郁芬對不起。

（郁芬並沒有停手，直到她精疲力竭，越來越沒有力氣）

子萱：**（冷冷的）**打夠了？就算你把她打死也解不了妳恨，更撫平不了對我的傷害。

（郁芬愧疚，緊緊的抱著子萱）

郁芬：是媽對不起妳！媽沒有把妳照顧好。

子萱：你們這樣彼此虐待有意義嗎？爸會這樣純粹是你們兩聯手縱容的結果。

郁芬：媽不會再讓他們這樣對妳。真的！

子萱：來不及了！早在爸動手打妳，妳卻輕易原諒他的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

郁芬：子萱！

愛玲：阿平動手打妳？

郁芬：沒有，沒有，妳別聽他亂講！

子萱：妳也不敢承認嗎？你還想袒護她嗎？好！我演給妳看！

（子萱激動入戲，扯著郁芬的頭髮殘忍的將她甩到牆邊，郁芬驚恐退縮）

子萱：**(入戲)** 告啊！妳再到妳爸面前去告狀啊！去啊！

郁芬：**(入戲)** 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子萱：不要臉的女人！

(子萱激動的逼迫郁芬，愛玲連忙勸阻)

愛玲：子萱！子萱！我們不玩了，我們不玩了！走，我們離開這。

郁芬：看清楚，我是妳媽！

子萱：亂講，在戲裡我是阿平，她是那個懦弱卑微任由我予取予求的彭郁芬。

(子萱推開愛玲，對著郁芬繼續入戲)

郁芬：來啊！郁芬，接下來妳要哀求我上妳，這樣妳就可以安慰自己，我的心還是屬於妳的，第二天老子再打妳又上妳，第三天老子還打妳上妳，**(加快節奏)** 打妳、上妳、打妳、上妳、打妳、上妳、打妳、上妳、打妳、上妳，十八年來這成爲一種慣性、定律、真理、儀式，一種爸控制妳的儀式。

郁芬：閉嘴！

(郁芬一巴掌打向子萱，子萱捂著臉膽怯)

愛玲：子萱！走，我們回家，逃離這個詛咒的遊戲，走，我們走！

(子萱恍惚的看著郁芬，恐懼退縮，錯將郁芬認成了父親)

子萱：啊！爸！求求你別再打媽了，求求你！你想怎麼樣我都答應你！**(扒開外衣)** 求求妳別再打媽了！爸！

(現場靜默)

(片刻，郁芬淒厲哀嚎回蕩在劇場中)

(燈漸暗)

尾聲

時空設定：接續上一場，台北近郊某汽車賓館

人物：郁芬、愛玲、子萱

(天幕：投影畫面淡入，重複投影序場所安排的一系列捉姦圖片)

(舞台：與序場相同。愛玲郁芬隨著音樂節奏從舞台兩側走出，相互摹仿扮演著。光圈漸亮，子萱蜷著身軀畏縮坐在地板上，望著腳邊 DV 的監視螢幕，子萱 OS 出)

子萱：(OS) 故事說到這該是結束的時候了，還記得隔壁傳來的叫床聲嗎？當我們離開汽車賓館的時候，在走道上碰見了爸和她第 N 個情婦，原來當我們在玩角色扮演遊戲的同時，他們正在隔壁房裡打的火熱！爸並沒有因此付出慘痛代價，媽和孫阿姨居然可以隻字不提，當作什麼也沒發生。不過我並不怪他們，因為有時候連我自己也分不清楚遊戲所揭露出的究竟是真相，還是指是一齣虛假的「戲」？漸漸的我們三個人都愛上了這個受詛咒的扮演遊戲，因為只有在遊戲中正義才得以伸張，我們的心靈才得以救贖。

(舞台：燈漸暗。愛玲與郁芬持續摹仿著，永無止境的摹仿著)

劇終